

真实的淫乱聚会

采集样本

对象：刘蕾（女、40岁、已婚14年、育有一女13岁，在某企业从事会计工作，月薪3000）

聚会地点：私人公寓

人数：9人5男4女

人物：

马先生——男、45岁、已婚、私营老板，屋主，与刘蕾认识2个月，之前见面一次

陈辉——男、32岁、未婚、深圳房地产公司客户经理，聚会发起者老张——男、已婚、马先生朋友，从事职业不详李龙翔——男、24岁、未婚、销售，与刘蕾有关系梅真——女、34岁、已婚、浙江某中等城市医院医生，陈辉自网络上结识张艳萍——女、32岁、已婚、政府公务员，刘蕾网友，女性网友于先生夫妇——于成功、40岁，物业公司经理于太杨静、37岁，中学教师*** ** *

很难想象这样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相当疯狂的性爱方式是以一个女人为中心的。第一眼看到刘蕾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把她与荡妇之类的名词联系在一起。

那是我到北京出差的头一天晚上，在东单一家茶馆里，我喝完头一杯茶，她来了，迟了大约十分钟，站在门口东张西望。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感觉就知道是她，中等的身材，略微有些胖，长头发，戴着眼镜，样子看上去挺富态的，就是

那种放在北京的大马路上一抓一大把那种女人。

我举起手示意了一下，她看见了，微微一笑，走了过来。我们找了一间雅座坐下，环境不错，放着柔和的音乐。

下面是她讲述给我的故事，没有亲眼看到之前只能说是故事。

* * * * *

陈辉是一个非常能说会道的人，可能和他的职业有关吧，所以在网上他结交了许多有同好的人。以前我和他只在网上认识，没有发生过。他来北京是参加一个培训，来之前就让我组织一次，我说：“你想组织你就组织，别拉我啊。”

他说：“谁都一样，最好人多一些好玩。”

我想，玩就玩吧，反正以前也试过 3 P 什么的，后来我们说好了，让我找男的，而且找地方，我答应了。

那是 9 月初，北京稍微有些凉意。我找到马先生，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天生好色，以前见过两次，玩得就那样，关键是他有房子。这色鬼一听有这事非常有兴趣，问清楚有什么人参加后，一口答应下来，但要求带个朋友，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地点就在东城区一个高级公寓 19 层的一个套间。

那天是周末，我们一早约好了在公寓不远的一个餐厅里吃饭。陈辉中午才到北京，所以我们去餐厅等着他。我到的时候，只有马老板和他的朋友老张，老张是政府里的一个什么处长，40 多岁，肥头大耳有些谢顶那种，形象怎么说都不怎么样。不过这人挺贫的，说不到十句就把我逗



乐了。

大概等了20分钟，陈辉来了，他直接从机场赶来，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个子不高，瘦削，戴个眼镜，一看就象那种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和他一起来的就是一个浙江的医生。之前陈辉介绍过，这个女人叫梅真，34岁，她正好在北京进修，这次她专程到机场接他。

我感觉这个女人有些脸熟，当然我们并不认识，165左右的个头，今天她穿了一身得体的洋装，黄色的，映衬她比较白的皮肤，感觉得出她是一个比较懂得搭配的女人，波浪式的长发，看上去非常妩媚，但她本人的言谈举止一点不过分，显出良家女人的矜持，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今天要做的事。

大家坐下来之后边吃边聊，有陈辉和老张两个很贫的主，饭吃起来一点不沉闷。通常大家见面关键是气氛，一个比较融洽的气氛能让之后的事情比较顺利。

我们两个女人被他们不停的黄色段子逗得前仰后合。

吃了一会，梅真起身去洗手间。陈辉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瓶子，他说这叫春的素，是一种日本的药水。我知道那是春药，他们问我要不要试试，我连忙制止。

陈辉说是给梅真准备的，无色无味，但效果明显，半个小时见效。说着他把春的素倒进啤酒中，又加了些酒。

大概到一点半，饭吃完了，大家出来坐马老板的车到他的公寓。那里离饭馆很近，两分钟就



到了。大家坐电梯上楼，我注意到，梅真一直躲在陈辉身后，有些紧张。

进了马的公寓，里面装修挺简单的，但面积很大，3居室还有一个客厅。客厅到房间都铺着浅色的地毯，虽然简单，但看得出来家具摆设都很值钱。

大家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马提议到卧室里去坐，里面有落地窗，光线好。进得房间，果然里面同样宽敞，足有30平米，这样的房子在北京买下来至少在百万以上。一张2米2×2米的大床，对着一个33寸的背投电视。落地窗半弧型的，有一个小台阶，窗边摆着一张贵妃榻，还有一张沙发椅。

马和我还有老张坐到大床上，陈辉和梅真坐在贵妃榻上。马老板打开电视，放了一张碟，里面是一出色情片。是一个日本的无码片，几个黑人和两个日本女人搞，内容刺激，我看着梅真脸都有些红，也许是片子看的，也许是刚才的药发作了。老张仿佛也看见了，逗她说：“怎么，小梅有感觉了？”梅真脸刷地更红了。

陈辉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他朝我们使了个颜色，老马立刻心领神会，和老张开始摸起我来。

老张和马早就把外衣脱了，马吻我脸，摸我奶子，而老张则把手伸到我大腿间，我穿着裤子，他就把我的大腿分开，轻轻揉搓着我下面。片刻我就有些感觉了，嘴里轻声地呻吟起来。他们把我的衣服拉起来，裤头也给解开了，老张似乎这方面很懂，手指切到阴道里，很快挑动我的

兴奋点。我是个容易来感觉的人，陈辉说我是天生的性感尤物。

我偶尔留意了那边，只见陈辉已经在和梅真玩上，把她放在自己身上，卷起她的裙子，用一个假的鸡巴在挑逗着她。

我的衣服已经被脱了下来，我比较胖但奶子也很大，大概C杯吧。老张和马换了个位置，他让我帮他脱衣服，一脱光，我才发现，他居然有一根大鸡巴，和他白胖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比马强多了。

我不自觉就把鸡吧放在手里撸了起来，鸡吧变大了，真的很大。老张躺下，让我爬着吃他的东西，我顺从地吃着，而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插进来了。我回过头说：“别老顾着我，照顾照顾客人啊。”马会意了，转身走向他们两人。

也许是梅真的感觉已经完全发动了，她已经在吃着陈辉的鸡吧。马过去解开梅的衣服，梅的身材虽然没我胖，但奶子没我的大，而且有些下垂，我想她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是她那种职业女性的优雅气质。

我这边还在卖力地舔吃着老张的大吊，其实我已经好想把它放到阴道里了，老张感觉差不多了，就让我起来坐到他的身上，鸡吧一塞进来，我不禁舒服得叫出声来。

那边马有些猴急，很快就脱光了梅的衣服，让她跪在贵妃榻上，从后面插了进去，梅嘴里吃着陈辉的鸡吧，出不了声音，只是呜呜的。也许她从来没有这样过，但看得出来她还有些生涩，身体绷得很紧。

我和老张已经换了一个姿势，我趴在床边，而老张从后面干着我，我正好对着他们三人，看着两具白色的身体，那是陈辉和梅，还有一个黑一些的身影，那是马老板。我的眼睛已经有些模糊了，眼前的图象和身体内男人的鸡吧刺激着我大脑皮层，啊，啊，高潮来了吗？难道陈辉趁我不注意也给我下了春药？

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容易有高潮的女人，在印象中只跟老公有过两次。

说起我老公，他绝对是一个大色狼，他的性欲永远是那么强，都30多40岁的人了，几乎天天都要搞，他的兴趣强烈得有时连我都受不了，而且他并不是无能那种，无论战力还是方法都能让人满意。我总是想，自己的性欲这么旺盛也许就是被他勾引出来的，而到头来却因为这些让自己戴上了绿帽子。

我嘛，我承认不是一个好女人，但价值观并不一样，我不认为寻找这些快乐有什么不好的，毕竟我寻找快感但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所以我倒很容易过得了自己这关，而其他人们是怎么想我却不去理会。

所以我不知道那天为什么就有了高潮的感觉，也许也不是，所以我怀疑陈辉那坏蛋对我都使了坏。和老张玩了不知道有多久，我没有工夫顾及那边发生的事情，一会儿那边就完事了。老马不怎么行，这我知道，可陈辉今天也草草了事。

他们完事后就拥着梅真进入浴室去了。

老张很懂得如何让女人快乐，反正手啊嘴啊

鸡吧啊，甚至大腿，脚，呵呵反正能用上的都会用上。

比如说调情的时候，他可以用嘴亲你脸上脖颈上的兴奋点，同时右手手指插到阴道里，挑动G点，左手还会同时拨弄着奶头，注意是同时，最要命的是那条长满了毛的腿还会在我大腿上摩擦着。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特别喜欢男人舔我，他很会舔，那天他舔了我十多分钟，我想我流的液体都有二两。

当老张气喘吁吁地从我身上下来的时候，他们三人也躺到我们身边。我发现梅真此时已经有些习惯了，身体非常放松地躺在两个男人之间，任由男人的手在身上游走。

轮到我和老张进去洗澡了，老张和我边洗边聊，他的贫让我觉得这人挺亲切的，虽然坏但至少没有陈辉身上那些痞子气。我们在浴缸里磨磨蹭蹭的，很快又有了感觉，老张对着他的大鸡吧对我努努嘴，我顺从地蹲下去舔食，鸡吧顺从地涨大起来。正吃着，外面又有动静了。老张拉着我站起来，说道：“出去吧，照顾一下医生妹子。”

这种聚会啊大家好象都对新人特别感兴趣，对于这些情况我也不吃什么醋，反正今天还长着呢。

走进房间，陈辉和马老板又在对梅真上下齐手了。梅真的两只手各抓着一根鸡巴，缓缓地套弄，马用手拉着梅的头发把她的脸拨拉过来，正在热烈地接吻。

陈辉在另一侧，用手掰梅的双腿，梅还象征

性地尝试抵抗一下，陈辉说：“怎么啦，还在装良家吗？刚才不是玩得很开放吗？不是跟你说了，玩就玩尽兴些。来……”

陈辉的话软硬兼施，让梅感觉羞愧难当，可她的嘴被马老板封着，根本说不出话。可她的身体替她回答了，陈辉的手再努力地拉了几下，腿就被掰开啦，大腿被拉开成M字型，陈辉把嘴伸过去舔弄起来；马和梅长吻完，双手抚弄着她的双乳，马从来就不知道轻重，把她的双乳象搓面团一样来回揉搓，嘴还叼着乳头吮吸。

梅的身体反应着，扭动着，口里含含糊糊地呻吟着，我突然有了一种独特的感触，以往我多数是局中人，可现在我看见她一个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的女人，却突然被男人如此玩弄着，身体和道德感的极限一次又一次的接受挑战。这种心灵的交锋与身体的反应也许产生着特殊的化学效应。

我是过来人，这种心灵的煎熬也曾经有过，可我的性格不一样，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既然做了就不会回头。

老张拉了拉我，让我一起加入战团，可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让老张自己过去，拿出手机一看，是她——张艳萍，今天第三个女主角。

张艳萍是我认识了半年的网友，一个女网友，那时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成人BBS里认识了她，她发了一个帖子说了她和老公在一起的困惑，她老公到日本打工，她在国内，没要孩子，不只一次地想把老公叫回来，可老公却以事业为由一拖再拖。她说她是女人，她也有

正常人的需要，可她的道德无法过得了自己这一关，所以相当苦恼。

我试着给她去了封E M A I L，讲了一些女人的心里话，于是我们就这么一来二去成了网友。我们在网上一直以姐妹相称，到了无所不谈的地步。我了解到她内心的苦处，她也理解丈夫的难处，而且两人感情很好，虽然身边有人惦记着她，可她从来没动过其他念头。我便把我心中想的跟她说，她呀也渐渐明白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也感觉她心里有些活泛了。

后来我们见了两次面，有一次我们两个女人还亲热了一下，关系就更加融洽了。这次跟她提起有这样的聚会，她有些好奇，我说让她过来看看，她怕，就说只看看，不做什么，并且叫我保证她安全。我说没问题，参加的都是正经人，你不同意不会用强。于是约好了今天过来，中午有事没来吃饭，下午直接来公寓。

这会她给我打电话，说在附近了，问清楚地点就来。

我放下电话，考虑到我依然光着身子会让张艳萍不习惯，于是就穿起衣服。

陈辉看见问怎么了，我说萍要来了。他噢了一声，不管我，继续回过头玩弄梅。

此时三个男人正轮流地让梅给他们吃鸡吧。

没过几分钟，门铃响了，我去开门。透过猫眼看到张艳萍紧张的面容，她还不停地东张西望，像只做了错事的小猫。我打开门把张艳萍让进屋来，“姐，你早来啦。”今天她保持了过往的

风格，略施粉黛，抹了点口红而已。

张艳萍在政府机关里做公务员，平时看上去是那种比较沉闷的女人，戴个眼镜，并不显眼。她身材不高，160左右，而且骨架小，颇有小鸟依人的味道，她表面上看着瘦，但小小的骨架上肉还不少，属于那种身体圆乎乎的女人，骨子里透着的一种性感。

今天她穿了白色的休闲衬衣，外面一件浅咖啡色西服外套，下身一条剪裁合身的西裤，把她丰满的臀部包得紧紧的。

艳萍小心地走进屋子，小心地东张西望，我知道她在寻思什么，我朝里屋示意了一下：“都在里面呢。”

我领着她要往里走，她拉了拉我的衣袖，摇摇头：“先别进去。在外面呆一会。”

我笑着说：“你是来看看的，难道来这里看电视啊。没事，进去坐着呗。”

我到厨房冰箱里拿了瓶可乐给她，拉着她走进主卧。

主卧里此刻的情景相当淫靡，大家已经拉开架势搞了起来，只见马躺在那，梅扶着他的鸡巴坐了下去，马抓着她的奶子，下身前后活动起来。陈辉和老张扶着家伙站在两边，梅一手扶着一根，一口含着一根，时而替换一下。他们四人玩的正起劲，有意无意地也没搭理我们两个女人。

我拉着她坐到贵妃榻上，我也有意无意地让她将外套脱去，屋里开了暖气空调，稍微有些热，她也很自然地脱掉了。我有种感觉，任何正

常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很难保持矜持。

床上的淫乱仍在进行，梅上下活动着臀部，兴奋的刺激让她的背脊和白净的屁股上渗透出汗珠，嘴里含糊不清地悲鸣着。我们坐在他们的侧面，从梅身体的反应，我发现她正沉迷在这种异样的刺激之中。

过了一会儿，陈辉冲着梅的耳边说了些什么，梅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陈辉和老张让到一边，老张从床头柜上取来一瓶液体，好象是BB油，抹在梅的屁股上，手指不时抠挖一下她的屁眼。我知道他要搞梅的后面了。

果然，抹了足够的BB油之后，老张让梅往下爬着些，挺着那硕大的鸡吧，对准梅的屁眼，一点一点地往里挤，每挤一点，梅就叫出声来：“啊…… 啊…… 不行了，进不去，疼……”也搞不清楚是快感还是疼痛，这叫声在空荡的房间内显得格外淫荡。

但老张不管着许多，差不多的时候使劲往里一送，“啊……”一声略为凄厉的叫声从梅的嘴里迸发出来，她的身子反射性地挺直，头仰到后面，头发垂在老张的胸口。这种情形在凄厉中充满了野性的诱惑。

马老板也配合老张的举动，下身加紧抽动。梅在僵硬了一瞬之后，随着前后两根鸡吧的抽插逐渐软了下来，但嘴里发出的叫声已经有些跳跃和哭腔，她的身体在前后夹攻中波浪般运动，显得如此无助。

老张边抽插着，边对她说着话：“怎么样，医生妹子，这种感觉第一次尝试吧。”

梅无助地点头，“嗯。”老张似乎很满意，还扭过头对我们坐的这边点了点头。

张艳萍呆坐在我身旁，沉默地看着这样的情景，这种以前只在毛片里看到过的情况就发生在她的眼前。她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左手扶着贵妃榻边缘，右手放在腿上，显得非常不自然。我悄悄在她耳边说：“怎么样，有感觉了吗？”艳萍的脸刷地红得象喝了酒，扭捏地摇摇头。此时陈辉已经穿上内裤点起一根烟坐到我的身边。

两个男人前后夹击着沉溺在性海中的梅。老张把她的头发拉向后面，吃疼的梅挺起身子，扭过头与老张接吻。叫声再次变成“呜呜”的声音。马揉捏着梅的乳房说着下流不堪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女人我想都会进入高潮。果然，吻了一会，前后的抽插和淫乱的气氛还有春药的刺激将梅推向高潮。

梅的声音变得有些急促，老张感觉差不多了，突然手一松放开梅的头发，梅一下子没了支撑，向前倒在马老板身上，可身体内的高潮让她双手撑着马老板再度努力挺起身体，嘴里已经是近乎哭喊的淫叫：“啊... 我不行了，不行了！啊... 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声音变得急促凄厉，在最后一声颠峰的惨叫之后，梅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陈辉扯了扯我，让我跟他换个位置，我会意地坐到他右边，这样他就挨在艳萍身边。我看着艳萍的左手紧紧的抓着卧榻的扶手，呼吸也被肾上腺素刺激得急促起来。陈辉抓起她的右手，艳萍的身子好象震动了一下，下意识地把手抽走。陈辉没有继续，只是把手绕过她

的肩头搂住了她，艳萍也许是被眼前刺激的情景冲击着，此刻虽然不自然，但也无法再挣脱。

没想到这次马老板还坚持得住，而梅则在高潮之后软绵绵地在两人的前后抽插下没有任何反应。再过了一分钟，马开始闷吼着在梅的阴道里喷射出精液。老张仿佛还没有任何要射的意思，他看见马射了，突然就不动了，放开梅的身体，把鸡吧从屁眼里拔了出来，坐到一边拿烟来抽。梅真没有任何反应，仍然软绵绵地趴在马老板的身上，两人就这样一上一下昏昏地迷糊着。

屋内淫靡的气氛暂时平息下来，大家聊起天来，对于新加入的艳萍自然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中心。

随便介绍一下互相之间的情况，陈辉开始夸赞艳萍的衣着打扮如何得体如何入时。艳萍始终切切诺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依旧顽强抵抗着陈辉的进攻。

好在陈辉也没有继续，反而把手从她肩上放下来。

老张抽完烟向我招招手，说我们三人坐在一起太挤，我起来到他身边坐下。

老张让我舔他刚刚干完屁眼的鸡吧，我嫌脏，连连摆手摇头的不愿意。老张凑到我身边，和我接吻，他的接吻技巧也不错，舌头嘴唇让人舒服，下面手隔着衣服揉搓我的奶子。

我听见陈辉把话引入正体：“张小姐不和我们一起玩玩？”

艳萍羞涩地摇摇头：“说了只来看看。”

陈辉说：“哦，看来张小姐是个很老实的女

人，可我刚才看你欣赏的时候也很激动。”

艳萍瞪大眼睛连忙否认。

陈辉再度进攻，他这次动作很坚决，再搂着艳萍，嘴已经凑到艳萍的脸上，没想到，这次艳萍抵抗的动作减弱了许多，任由陈辉吻她的耳垂和脖子。

我心里很清楚，女人总是捉摸不透的，当她说 unwilling 的时候，其实心里却希望你再度对她发动进攻。像刚才如此诱惑的场面，任由你是贞洁烈妇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过了一会，陈辉要吻她的嘴，可艳萍再次拒绝了，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坐下。

我这边还在跟老张调情，看见他们的尴尬情景，我让老张停下，拉着艳萍的手。

我感觉她可能有些不太喜欢陈辉，我对她说：“要不这样，你先进去洗个澡也许就不这么紧张了。”

艳萍想了想点头同意。

我带着她进到浴室里，我悄悄说：“怎么了？不想吗？”

艳萍说：“不是。”

我说：“那是不喜欢小陈吧。”

艳萍微微一笑：“他满嘴大蒜味。”

我呵呵地笑了，让她自己先洗。

我回到房间里坐下，陈辉问：“怎么了，蕾姐，这还有点放不开呢。”

我开玩笑说：“谁叫你满嘴的味道。”陈辉用手试了一下，连忙从包里拿出一条口香糖吃了。

床上两位还在睡着，老张则站起来说：“我也

去洗澡。”

老张敲敲浴室门，里面应道：“谁？”

老张说：“我。”

过了一会，我听见门开了，老张说：“怪脏的，一起洗吧。”

下面是后来和艳萍聊起来时她告诉我浴室里的事。

老张敲门的时候，艳萍正脱衣服，刚把裤子脱掉，听见有人敲门，连忙问：

“谁？”

老张说：“我。”

艳萍拿一条浴巾围着下身，把门打开了一条缝，老张说：“怪脏的，一起洗吧。”艳萍想，都到这份上，不如就……开了门让老张进来。

老张进门后，看着艳萍，艳萍也看着老张，片刻，老张一乐：“呵呵，怎么着就这么干瞪着。”

艳萍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老张用比较温柔的语气说：“第一次？”

艳萍羞涩地点点头。

老张说：“没关系的，大家来都是为了快乐些，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而且我们都在医院里检查过，身体都很健康。”老张是过来人，很懂得切中女人的心理。

艳萍点了点头。老张慢慢地从后面两手搭着艳萍的肩膀，说：“要不我替你脱？”说着，双手伸到腋下，抚弄着艳萍的乳房。渐渐地边抚弄，边接衬衣的扣子，上面几个接开了，手伸到衣服里手指拨动乳头。艳萍深吸了口气，手按着的浴

巾松开掉到地上。

三下五除二，艳萍的衣服被老张一件件脱掉，两人一样地赤裸着，老张看着艳萍的身材，没有生过孩子的妇人就是不一样，浑身圆乎乎的，乳房虽然没我的大，但也不小而且还很坚挺，乳头乳晕很小还是浅褐色的，小腹依然平坦，大腿结实，总的说艳萍身材适中非常匀称，就是那种娇小玲珑从骨子里透出的性感。

老张赞叹说：“小张身材真不错，说实话，比外面两位女士都要好些。”女人就是喜欢被人夸赞，艳萍有些兴奋。

老张站着玩弄了一会，让艳萍去把水打开，看着她扭捏的背影，老张对这个女人很满意。水洒了下来，一阵雾气让艳萍的眼镜蒙住了。

艳萍除去眼镜在喷头下洗了起来，老张说：“那我呢？”

艳萍不好意思地说：“那你也来吧。”

两团白花花的肉体在喷头下接受着水的滋润，老张的双手在艳萍身上上下游走，慢慢调动着她的情绪。

老张在艳萍耳边说：“你帮我打浴液。”

艳萍点点头，关上水，从瓶子中倒出浴液，转过身为老张擦洗。手擦到老张的大鸡吧附近，就有意识地跳了过去。老张不愿意放过她，拉着她的手放到鸡吧上：“洗洗它。”

艳萍的手仿佛触电了一般，心中惊讶，竟然有这么大的东西，虽然还没有完全勃起，但已经不小了。艳萍小心翼翼地抚弄着鸡吧，老张也用浴液为艳萍的背和屁股揉搓。

鸡吧在艳萍的手中逐渐变大，老张猛地向后拉艳萍的头发，艳萍的头一下子仰起来，“啊”的一声，嘴已经被老张的嘴盖住。

老张的手从后面分开股缝，手指扣弄艳萍的桃花园。艳萍身子后仰，接受着男人对她身体敏感部位的侵犯。下体的水已经开始泛滥。

老张淫笑着：“小张，原来你也很淫荡。”

艳萍拒绝的口气：“恩”像是在撒娇。

老张把艳萍按了下去，艳萍腿一软就蹲了下来，老张撸着鸡吧打在艳萍的脸上，举动让艳萍感到屈辱，但自己却无法反抗，反而把小口张开接受了那硕大的龟头。作为女人，艳萍已经有一年没有接触过男人的鸡吧了。她感到老张的东西实在很大，光是龟头放在嘴里已经有些塞满了的感觉。

艳萍把它吐出来，抬起脸说：“别急啊。”一个被传统道德控制了 30 多年的女人，此刻却是满脸的娇媚。

老张嘿嘿一笑：“那就看你怎么让我舒服了。”

艳萍调皮地用手指点了点龟头，又张嘴含住了它，小手握着鸡巴甚至有些握不过来。

艳萍很少替老公口交，所以口技实在有限，舔弄了两下，反而让老张感到不舒服。虽然不是熟练，但是老张喜欢她这种娇小纯情的感觉，他让她站起来：

“来，让我舔舔你的。”

他蹲下，嘴凑到艳萍的阴道口舔弄，舌头分开阴唇突破进去，或者用嘴唇含着阴蒂舌头舔

她，而另一边还骚扰着她的屁眼。艳萍的情绪早已经高涨，但她不是一个喜欢叫的女人，嘴里只是呜咽地哼唧着。

老张随时观察着艳萍的动静，口交了一会，他站起来，让艳萍反过身，双手扶在墙上，把她的一条腿搭到浴缸边缘，手指继续抚弄着阴部。老张故意让鸡吧找不到突破口：“来帮帮我。”

艳萍立刻伸手从跨下握着鸡吧往自己的阴道里塞。老张很满意她的举动，这个女人已经完全沉浸在欲望之中了。

“恩……”艳萍随着这声呻吟，被身后的陌生男人占有了身体，在大鸡巴进入阴道的一瞬，她的心中闪过老公的样子，一切贞洁都随着呻吟而去了。

老张挺动着臀部不紧不慢地抽送着，这个女人的阴道还很紧，夹得自己的东西非常舒适。而艳萍随着他的动作有节奏地闷哼。虽然叫床响的女人更能调动男人的积极性，但老张喜欢这种让一个纯情的女人逐渐变淫荡的感觉。他一边操着还一边抽打着艳萍的屁股，每抽打，艳萍就闷哼得更响。

“怎么，不够舒服吗？”

艳萍摇摇头，“那你为什么不叫。”艳萍好象想起了什么，第一次“啊”地叫出了声音。

老张嘿嘿地淫笑着：“对，这样才对，不要压抑自己的情感，释放出来，来接着叫。越叫我越来劲。”

“啊，啊……”艳萍的叫声终于放开一些，老张突然停止了抽送，把大鸡巴拔了出来，艳萍象

是非常失落地呻吟着，回头看着老张。只见他蹲下来，近距离地盯着阴部，阴道口还张着，一圈透明的液体附着在阴唇上，鲜红的肉外翻着。

老张用一只粗壮的手指插了进去，“一根够粗吗？”

艳萍点点头，老张再插一根，同时用两根手指操弄着艳萍的身体，“两根够吗？”

艳萍又点头，老张：“呵呵，看来三根才够。”

艳萍回过头说：“够了，够了。”老张再度得意地淫笑，手指抽插的频率突然加快。

艳萍被老张用各种手段摆弄着，心里羞愤交加，他突然加快的速度，另阴道里的刺激骤然加倍，全部扩展到全身上下，她闭起双眼享受着这种从来没有品尝过的快乐。和老公虽然做得还不错，但这时毕竟是与一个陌生人在交合，而且他的手法多样，时不时地对自己的道德感进行一下羞辱，心灵与肉体的双重压迫让艳萍濒临崩溃。

老张持续着高频率，他知道艳萍快高潮了。两分钟的光景，他突然发现艳萍身体泛起红晕，这是某些女人高潮的前兆，他立刻用更快的频率冲刺：“宝贝，你快高潮了。”

艳萍已经被手指的冲击压到墙上，突然一点火花在阴道某个部位点燃，“哦哦……”艳萍长舒一口气，身体随着抽插抽搐起来。

老张感到阴道里有什么东西涌动，莫非？他把手指拔出，一股水箭从阴道中喷出，“阴精！”老张感到格外兴奋，好一个尤物。刚才梅高潮的时候都没有这样的情形。他连忙站起来，把鸡吧

塞进去，依然保持高速的抽插：“宝贝，你真是个性感尤物，居然还有高潮阴精，哈哈，来让我爽了。”

此时的艳萍已经完全漂浮在高潮的云端，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没有知觉，她只感到阴道里有一个东西在不断地刺激着她，她嘴里含糊不清地呻吟，声音虽然不大，但感觉非常淫靡。

老张的抽动的速度一直不慢，花心的感觉一层盖过一层。艳萍心中憋着的一口气再度一松，她在短短一分钟内，冲上了第二度高潮。老张也同时使劲向里一挺，让鸡吧在最深的地方爆发了。

接下来几秒，浴室里非常安静，只剩下两人喘气的声音。艳萍保持着刚才被干的姿势，头枕在墙上。老张射完还是不愿意从这个名器中出来。片刻，老张恢复了感觉，他拔出鸡吧，轻轻地把艳萍扶起来，从后面继续揉搓着她的乳房以及可以触及的各个部位。艳萍打开喷头，让水冲刷在身上，身体内刚刚熊熊燃烧的火焰，在水的冲刷下逐渐熄灭了。

艳萍感到有些委屈，自己的身子就这样被别的男人玷污了，她很奇怪为什么自己心中冒出玷污这个词。只是之后她洗得很仔细，特别是下身，浴室里一直没有声响。沉默中老张知趣地擦干身子，围了个浴巾独自走了出去。

艳萍在水里冲着，心情复杂，刚才疯狂的片刻让她心里泛起片片涟漪，但对于老公的内疚同时侵扰着她的内心。

里面翻天覆地地胡搞，我在外面和陈辉聊着

天，我们时而聊天时而亲热。

老张出来的时候，床上两位还没起来呢。陈辉略带醋意地问：“怎么样，老张，还是你有办法啊。”

老张抽出一支烟打着哈哈：“什么呀。”

我问：“怎么样，她还不错吧。”

老张：“呵呵，挺带劲的，告诉你们一个事，小张高潮时会喷阴精。”

陈辉瞪大眼睛：“是吗？”

老张抽了口烟对我说：“看来你的朋友第一次还是有些拘谨，她可能需要安慰。”

我走进浴室，艳萍还在冲水，她看见我进来了，才把水关上。我说：“怎么样，刚才干了？”

艳萍默默地点点头，然后默默地擦拭着身子。我拉着她的手说：“那是姐把你害了？”

艳萍一下扑到我的肩头上哭了起来。这个举动倒是吓了我一跳。我摸着她的头发，什么话也没说。

艳萍抽噎一会，抬起头：“姐，这不怪你，都是我自愿的，只是我心里有些不好受，哭出来就好了。”

我用浴巾围着艳萍，安慰着她：“要是感觉不好，你先走吧。”

艳萍洗了把脸，抬起头看着镜子，对我说：“没事的，姐，我要是走了你不就太没面子了吗？再说了，聚会才刚刚开始啊！”

我笑了笑，握着她的手说：“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他们可会挑战你的道德极限呢。”

“姐，放心吧，我没事，你不是说过吗，享受

快乐。”艳萍说。

我知道尝试了快乐的女人不会那么就轻易离开的，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她第一次吃不消。

艳萍没戴胸罩直接穿上衬衣，再穿上底裤和我走了出去。这时大家都坐在床上，梅和马老板也起来了。大家互相介绍，我拉着艳萍也坐到了床上。

大家都坐到床上，大床立刻变得小了一些。陈辉半躺在艳萍旁边，手很不老实地抚摩着艳萍浑圆的屁股。心情放松了许多的艳萍也没那么敏感了，任由他摸着。此时马老板也凑了过来，和艳萍聊天，手也不安分地搭在艳萍的肩膀上，轻轻摩擦着。艳萍时不时被他们两人逗得发出轻轻的笑声。

休息过的梅起来进浴室里洗去高潮的余韵。大家又随便聊了一会，老马问艳萍有没有试过跟两个以上的男人玩过，艳萍含羞地摇摇头。老马说：“我们这里有三个人，你能应付吗？”艳萍更加羞怯，低着头不说话。

老马可一点都不客气，迅速地解开衬衣的几个扣子，抓着奶子揉搓起来。陈辉也不失时机地把手伸到艳萍的股缝之间，手指熟练地摸索着阴唇。艳萍在男人的挑逗下，很不自然地扭动着身体。可一个半裸的艳熟妇人如此扭动身体，无疑将更加增添男人的欲望。

陈辉和马一起将艳萍搬到床头，将艳萍两腿扳开成M状，老张拿来那根震动的假鸡巴在她面前晃了晃，道：“宝贝，如果把这根东西插进去，再打开震动，你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艳

萍左摇右摆躲避着那根粗大的假鸡巴。可陈辉和马使劲摁住她，再用腿将分开的两腿固定住，然后两人还不断轮流扳着她的脸接吻，同时两人的手瓜分了她的左右两边的奶子。

老张将鸡巴在艳萍的阴道口来回摩擦，艳萍在三个男人的力量控制中无能为力，此时的艳萍才感觉到刚才我说的挑战道德极限的意思。身体无法避免地产生反应，底下的液体很自然地流出，白色的底裤上阴道口的位置已经湿了一小片。

老张还在下流地挑逗她：“小宝贝，你想看看你的小B吗，它已经张开怀抱等待男人了。”他把小UNDER脱了下来，只见粉红色的肉缝在黑色的丛林中泛着透明的光芒，那是液体浸润了的阴道的模样。所有男人，正常的男人喜欢的地方。

当假鸡巴挑破阴唇的一刹那，艳萍心中产生一种独特的感觉，一种体内的火焰在这时刻被点着了，就像10月荒野里的干草，瞬间燎原。艳萍不知是快感还是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哦……”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让我做一个淫妇吧，他们太坏了，我不是张艳萍了，不是，可是我真的很舒服。”

老张熟练地用假鸡巴在艳萍的阴道内外刺激着，阴蒂，G点，或深或浅，或轻或重，彻底崩溃的艳萍完全沉浸在快感的云层里。她热情地与两旁的男人亲吻着，双手也温柔地套弄着马与陈辉的鸡吧，两人的鸡吧在女人柔软的手中茁壮成长。马快活地享受着这个女人，良家、温柔、圆

润、性感。陈辉也很满意这个女人，娇小玲珑，淫荡中不乏羞涩。

老张感到有些幸福，女人在他的玩弄中挣扎着，呻吟着。老张发觉女人有个特点，当她拒绝的时候，阴唇闭合着，如果她需要你的时候，阴唇会自然张开。

此刻，艳萍的状态说明了一切，她已经完全沦为了性欲的奴隶。可以肯定此时她根本不记得她的身份，家庭，老公。

欲海中的女人是完全另外一个人，女人有时需要用罪恶感来释放内心的压抑的快感。生理的快感对于人来说是天生的本性，男人的色如果说是正常的，那么女人的淫则被认为是罪恶的。

社会的道德是约束女人寻求快感的一个最大的锁链。长期以来的道德暗示，让女人一直认为追求身体的快感是一件坏事，然后把欲望一直限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而人的欲望是一种休眠的毒蛇，一旦苏醒过来就会一点一点地咬噬着人心。

道德的压力不停地把欲望的弹簧压缩，压到底了，反弹的力量也到了最大化。反弹的力量是惊人的，会直接让人发生彻底的改变。这时一旦有个男人诱惑一下，她所有的防线就会崩溃，堕落。女人就是这样，第一次永远是小心翼翼的，而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就是女人，这就是欲望。

老张的假鸡吧就是那条欲望的毒蛇，艳萍在自暴自弃的放纵中再度迎来了高潮。她颤抖着，扭动着身体，再度喷洒着阴精，我和梅都从来没

有经历过，没有遇到过这种情景，都不禁瞪大了眼睛看着她的身体剧烈的反应。艳萍眼角的余光留意到我们两个女人的举动，心里更加觉得屈辱，这种屈辱是造成罪恶快感最直接的来源。

三个男人兴奋地看着自己的工作成果，看喷得差不多了，老张再度把假鸡吧插进去，继续高速抽插。唯一让男人们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是虽然女人再度高潮，但她始终不肯痛快地大叫。马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跳蚤，开动了快门，他用跳蚤刺激阴蒂，刚刚高潮的女人阴蒂特别敏感。艳萍感觉到有些麻痒难忍，“啊...”

失声尖叫起来。

老张抽出鸡巴，艳萍猛然感到一阵空虚，她粗重地喘着气。老张又拿过BB油，抹在艳萍的屁眼上，艳萍仿佛意识到他要干什么，这是从来没有被人敲开过的处女地，艳萍极不情愿地扭动着屁股，“不，不要。”

老张接着话茬说：“要的，这么性感的小屁股一定要给它开开苞。”

艳萍两腿被陈辉和马夹着，根本无法动弹，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张将假阳具一点一点地塞到自己的屁眼里，“啊..... 不..... 不要。”她近乎绝望的叫声激起了男人的兽性，老张在塞到一半的时候，一使劲假鸡巴完全塞到底。“啊...”

艳萍痛苦地惨叫起来。

老张开始有节奏地抽插着，跳蚤则在艳萍的B眼里不停地震动。艳萍受不了这两下同时进行着的刺激，呜咽着徒劳地扭动着身体。渐渐地她就不再扭动，胸口高低起伏，喘着粗气，嘴里的

声音已经变成低声的呻吟。

我们两个女人坐在角落看着这一切，惊讶地看着艳萍身上发生的变化。我扭头看了看梅，她的眼睛紧紧盯着颤抖中的艳萍，洁白的胸脯同样起伏难平。我伸手到她的阴道一摸，里面全湿了。

“叮咚”门铃响了，应该是他来了，李龙翔，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小伙子，未婚，做销售的，一个在北京的外地人，这个孩子高大帅气，我对他还真是有几分意思，但我知道我老了，不再漂亮了，他和我一起仅仅是贪图肉欲的满足。他有时候会象孩子一样爬到我的怀里，这最大限度地激发起我的母性。这次他听说之后非要缠着我要来。说实话让他和别的女人那个，我还有些不愿意呢。

他进来的时候，我们三个女人正纠缠在一起。因为男人们又想出了新主意，让我们几个女人搞搞同性恋表演，他们也好趁这个时候休息休息。所以我们三个女人就一起躺在床上。我们七嘴八舌地说从来没搞过，他们就又找了一张光碟在电视里放了起来，毛片里的内容正好是女人的同性恋。

欲海中的女人是完全另外一个人，女人有时需要用罪恶感来释放内心的压抑的快感。生理的快感对于人来说是天生的本性，男人的色如果说是正常的，那么女人的淫则被认为是罪恶的。

社会的道德是约束女人寻求快感的一个最大的锁链。长期以来的道德暗示，让女人一直认为追求身体的快感是一件坏事，然后把欲望一直限



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

【完】

